

## 十六、鄂西會戰——提升國際地位 阻敵西進企圖

鄂是湖北省的簡稱，由於戰事主要發生在湖北省的西部地區，故名「鄂西會戰」，屬國軍第六戰區。當地山脈縱橫，其中以武當山、荊山、江南之大婁山、武陵山構成的兩山系，夾著自西向東橫貫湖北省的長江，在鄂西地區形成著名的長江三峽（瞿塘峽、巫峽、西陵峽），為水運重要通道，但水勢湍急，航道狹窄。

### 三峽絕壁天懸 石牌乃重慶天險

鄂西向西可以控制重慶東部的巴東和奉節（古代稱「巴夔」之地，是進入四川盆地的門戶），從而鞏固戰時陪都重慶的安全。向南則連接津市和澧縣，這些地方靠近洞庭湖，所以能夠確保重要的糧食供應。鄂西的東邊，就是肥沃的江漢平原。由三斗坪越武陵山支脈，從陸路通津澧，是抗戰後期洞庭湖與江漢平原物資輸送的唯一舊式孔道。但濱湖一帶，地勢平坦低下，港汊縱橫，小火輪與帆船可到處通行。由於鄂西一帶山巒重疊，當時川漢鐵道及川漢公路迄未建成，僅長江可通行小火輪。沿江有人行道，交通險阻。

「石牌」位於宜昌市西北約十六公里處，地處長江南岸，為長江三峽之西陵峽的出口處，是長江西進的咽喉要道，也是陪都重慶在東部門戶的最後一道屏障。一旦石牌失守，

日軍即可沿長江長驅直入，威脅重慶。在此處，長江江面收窄，兩岸懸崖峭壁，形成天然的防禦屏障。加以石牌本身即為岩石山地，由一系列斷崖絕壁和險峻山峰組成，山勢陡峭，道路狹窄崎嶇，部隊運動極為困難，易守難攻。

### 日軍欲擊破鄂西國軍 進窺重慶

民國二十九年棗宜會戰後，日軍占領宜昌，儘管日軍曾試圖乘勢西攻四川，直搗重慶，但顧慮國軍戰區的牽制，未敢貿然行動。此後，日軍一部在宜昌對岸設立橋頭堡，並掃蕩控制監利和沔陽地區，自此與國軍隔江對峙。三十年，第二次長沙會戰期間，國軍第六戰區為策應第九戰區戰事，曾反攻宜昌以牽制日軍，儘管未能成功，但態勢對日軍不利。

其次，日軍為打通長江上游航線，攫取內河船隻，及覬覦洞庭湖豐富的糧倉，進而窺伺重慶門戶，因此認識到唯有擊破鄂西守軍，方能達成戰略目標。況且此前日軍在長沙會戰中受挫，亦需一場勝仗來振奮士氣。此次行動也有牽制國軍第二次進入緬甸協同盟軍作戰的戰略意圖。

## 日擬打通長江上游航線 攻石牌要塞

日軍作戰構想：民國三十一年，日軍即已訂定作戰計畫，並於三十二年二月中旬，在空軍掩護下，發動江北作戰。旋於三月間渡江進攻，經國軍反擊，敵我相持於宜昌、彌陀市、藕池口、石首至華容一線。四月下旬，日軍陸續調集兵力，準備對鄂西用兵，擬以鉗形兩翼包圍方式，打通長江上游航線，攫取我洞庭穀倉，適時一舉攻破國軍石牌要塞，進而直迫陪都重慶，以期結束在我國的戰事。

日軍參戰兵力為第十一軍，下轄第三、第十三、第三十九師團等主力部隊，以及一個獨立混成旅團、六個支隊，並配有飛行第四十四戰隊等。其兵力分別集中於枝江、彌陀市、藕池口、華容、白螺磯、宜昌一帶，同時於漢口、荊門、當陽集結飛機百餘架，適時完成戰前準備。總計兵力十萬餘人，指揮官為第十一軍司令官橫山勇。

## 國軍擬利用險峻地形 誘敵聚殲

國軍的作戰構想是利用鄂西山區的險峻地形，依既設陣地構築層層防線。先以堅強的工事節節抵抗消耗敵人，誘日軍至石牌要塞、漁洋關之線。隨後轉移攻勢，壓迫日軍於長江西岸，進而殲滅之。

有關兵力部署，國軍第二十九集團軍駐守公安、安鄉之線；第十集團軍固守枝江、公安之線；江防軍（下轄第十八軍）固守石牌要塞、宜都之線；第二十六集團軍的第七十五師與第三十三集團軍的第五十九、第七十七兩軍固守石牌要塞以北的陣地。總計動員三十個師、兩個獨立旅、一個陸戰旅、三個挺進縱隊，空軍四個大隊與美空軍第十四航空隊支援作戰。總兵力（含第五、第九戰區配合作戰兵力）達三十三萬餘人，指揮官為第六戰區司令長官陳誠。當時陳誠適逢在雲南擔任遠征軍司令，初期由孫連仲暫代司令長官職。

### 會戰作戰過程：（民國三十二年五月五日至六月十日）

鄂西會戰可大致分為三個主要階段：

#### 日軍進攻與國軍誘敵深入階段

民國三十二年五月五日晨，日軍以第三師團主力等，由華容、藕池口、白螺磯分路向洞庭湖北岸進攻。國軍第七十三軍依預定計畫，利用既設工事，逐次予敵阻擊，至七日晚，日軍竄抵南縣、安鄉附近，鏖戰徹夜，敵我傷亡均重；八日，敵陷南縣、安鄉，國軍向洞庭湖南岸轉進。九日，日軍進出洞庭湖北岸。

另一部日軍向津市進犯，數度向國軍陣地猛烈進攻，經守軍奮勇堵擊，這股日軍被國軍殲滅過半後停止前進，遂以一部向津澧監視，主力從其北方西移。至民國三十二年五月十二日，日軍集結主力攻新安等地受挫，乃向北攻擊煖水街；同時位於彌陀市的日軍第十三師團一部三千餘人，向斑竹壩、新江口攻擊。

民國三十二年五月十三日拂曉，日軍第十三師團萬餘人，復由洋溪、枝江間強渡進犯，向我公安守軍包圍攻擊，我軍四面受敵，為避免陷於孤立，乃放棄公安西移。至十五日，敵我概在大堰壩、煖水街、劉家場、茶元寺至枝江西側之線激戰，十七日，日軍先後以第五十八師團約五千人增援，繼續向西猛撲，國軍第十集團軍連日與敵激戰，傷亡日增，終以日軍不斷增援猛攻，我軍被迫續向西轉進。

民國三十二年五月十九日，日軍攻擊宜昌和宜都間國軍。此時澧縣以北之第三師團向西北方向移動，宜昌之日軍亦逐漸增加，有向江防軍進攻跡象。國軍第六戰區調整部署，決定在空軍支援下，以第七十九、第七十四兩軍使用於石門以北地區，第十集團軍在清江以南進行持久戰，江防軍確保石牌要塞。

民國三十二年五月二十二日，日軍進攻漁洋關，國軍禦戰整日，終因眾寡懸殊，退守川心店、龍潭坪之線。同時，日軍攻擊大小宋山南北線的國軍陣地，激戰至二十三日晚，國軍轉移至馬鞍山、長陽、烏龜山之線，日軍在宜昌附近待機的第三十九師團主力也轉採

攻勢。

## 石牌要塞保衛戰與戰局攻防階段

民國三十二年五月二十四日，日軍於宜昌西岸的第三十九師團等主力，計約兩萬人，向國軍第十八軍所屬第十八師陣地猛撲，經守軍迎頭痛擊阻卻。至二十五日，日軍由日機助戰，各路併進，再度全線向我猛攻，一部突入偏岩、津陽口間，經國軍南北夾擊，日軍傷亡甚大。當時日軍使用於清江兩岸及攻擊石牌的部隊，總兵力約六萬人。我江防軍僅有六個師，以及第十集團軍一部。

民國三十二年五月二十六、二十七兩日，江防軍正面戰鬥最烈。同時漁洋關之日軍北攻鴨子口，遭國軍奮勇阻擊。二十七日，江防軍固守石牌、曹家畷、易家壩之線，國軍第九十四軍轉移至資坵附近，掩護江防軍之右側。迄二十八日晚，正面之敵經我猛擊，攻勢頓挫，至二十九日，第十集團軍於漁洋關、天柱山方面側尾擊日軍，所屬第一一八師攻克漁陽關，國軍第七十九軍亦轉向漁陽關東北前進，攻勢轉移之機漸趨成熟。

民國三十二年五月二十九日，日軍第三、第十三兩師團主力，並集中步砲空之全力，分向曹家畷附近及石牌要塞強攻，並由天柱山向木橋溪方面迂迴。石牌方面，我第十八軍第十一師官兵沉著應戰，每待敵接近，即以火力與逆襲加以阻止，殲敵無數。攻擊國軍陣

地的三官岩、四方灣日軍千餘人，幾全遭殲滅。惟曹家畝陣地在國軍第十八師連日苦戰，傷亡過大之下，右翼陣地被突破，幸好國軍第十三師協力夾擊，阻敵於落步壩以東地區。迂迴至木橋溪之敵，也被國軍第三十二軍阻止。

### 國軍全線反攻與日軍撤退階段

民國三十二年五月三十一日，日軍因傷亡過重，全線動搖，國軍為捕殲來犯日軍，乃計畫遂行猛烈之追擊。此時日軍狼狽東撤，其第十三師團主力被圍困於宜都附近。同時中、美空軍協同地面戰鬥，致日軍損失重大，尤以六月二日轟炸宜昌附近之日軍，戰績輝煌，殲敵無數。

民國三十二年六月三日，我江防軍正面進展順利，日軍退卻，恢復戰前態勢。五日，國軍第七十九軍克復磨市，殘餘日軍退據磨市東南高地頑抗，國軍追擊部隊也迫近宜都城郊，炸毀日軍第十三師團渡江器材，但日軍仍困獸猶鬥，分三路反擊，與國軍在宜都地域激戰三晝夜，雙方傷亡均重，我軍並擊落日機一架。八日國軍克復宜都，九日收復枝江，十日，長江南岸殘餘日軍由沙市、石首渡江北撤。至此，除華容、石首、藕池口、彌陀市外，恢復戰前態勢，會戰結束。

## 提升國際地位 粉碎日軍西進企圖

鄂西會戰的勝利引起了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，特別是英、美等盟國對國軍的表現更給予了高度評價，這提昇了國家在二戰同盟國中的地位，也為國家未來爭取更多國際援助奠定了基礎。後世軍事史家更將石牌保衛戰，讚譽為「東方的史達林格勒之戰」，給予高度肯定。

會戰期間，國軍消耗和牽制了日軍大量兵力，使得日軍無法將這些部隊投入太平洋戰場或緬甸戰場，有力配合了盟軍在其他戰區的作戰，減輕了盟軍的壓力。此會戰的勝利，也確保我大後方的安全，使得我國遠征軍得以更順利的進入緬甸，協助同盟軍作戰。

鄂西會戰的勝利，徹底打消了日軍沿長江而上，進攻重慶的戰略構想，穩固了國民政府戰時首都，國軍在裝備劣勢下，仍然能夠憑藉堅韌的意志、巧妙的戰術和對地形的有效利用，打敗裝備精良的日軍，極大鼓舞了全國軍民的抗戰信心。